

生活中竟然有这种难以预料的巧合,或许这只是抗拒无奈的天意吧。1994年9月中旬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散文家冯牧率领的中国作协作家代表团到云南访问,团员中有吉林的乔迈、辽宁的刘兆林、北京的白舒荣等。离中秋节还有4天,17日这天早晨,我们一行人从昆明的翠湖之滨出发前往大理。当我们的中巴疾驰在彩云之南的红土高原上,可能受到遥远的山谷里传来的江河奔流的海声的感染,经河北的刘小放提议,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推举出代表团里最年轻的来自黑龙江的女作家迟子建,请她用她那如歌的行板朗诵解放军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又是冯牧亲手赠送的《冯牧散文选萃》一书中的《沿着澜沧江的激流》:“……澜沧江的两岸是壮丽的,丰饶的。无论是山峰上,悬崖边,都密生着葱葱郁郁的亚热带森林;密林都被丛生的藤蔓攀附着,缠绕着,许多参天巨树身上都披满了各种各样的附生植物,从树顶上一直垂挂到江边,有的又好像是老人的长须。我还是第一次发现,那些生长在江边和崖壁上的树木,竟有这样惊人的顽强的生命力。”

听着迟子建女中音的柔美朗诵,在车身波浪起伏的颠簸之中,我久久地注视着依傍车窗而坐的冯牧:稀疏的白发被凉爽的秋风吹拂着,面部泛起淡淡的微笑,不时有蓝天白云青松黄栌红枫的光彩在他的眼神中闪烁……那时我似乎产生了一个幻觉:他变成了那挺立在澜沧江边崖壁上的一棵大树……

是,冯牧是我国文学森林中的一棵大树!从1938年由北京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起,他就在《解放日报》丁玲领导下编辑文艺副刊期间发现和推出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郭小川的诗等一大批抗日战争根据地文艺的代表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初期又有一大批军旅作家如公刘、白桦、彭荆风、林予、公浦、季康、周良沛、吴源植、郭国甫等像云南地头的春鸟在他这棵文学大树的枝叶间发出了清新的歌唱……

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那么深情地热爱着云南的冯牧,1994年的9月竟是他人生最后的云南之行。命运是多么地残酷。一年之后的1995年9月,离中秋节还差4天,噩耗自北京传来:冯牧与世长辞!那时,我从书架上找出《冯牧散文选萃》捧着,眼前依然如1994年9月那样产生了一个幻觉:那与北京相距万里之遥的澜沧江岸边一定有一棵大树带着它那长年裸露在风浪之中的千千万万条根须,轰然一声投入了澎湃的激流;江水簇拥着这棵大树茂密的枝叶树叶,在浪花中旋转;崖壁上那宛若泪雨的沙石追随而下,刷刷啦啦,刷刷啦啦,如泣如诉……

是一年前的9月,在欢快的行程中,冯牧亲自听到了喝漠河、黑龙江、松花江水长大的迟子建对云南这陌生大地上的澜沧江充满了熟悉而亲切感情的声音,不然他也许会难以相信奔腾在云南高原峡谷中遥远的澜沧江会对东北的女作家焕发出那么美丽那么豪壮的魅力。

在穿行于清风流云的车上,当迟子建朗诵完毕,车里再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紧接着刘小放又指名让我对《沿着澜沧江的激流》进行读后的即兴赏析。我没有平常在会议上那种回避或推托发言之意。许多人都知道,在云南没有谁比我与冯牧有更多的边疆之旅了。30多年来无论在军队、在《云南日报》、或在省作家协会任职期间,都是我一次又一次陪同冯牧到小凉山泸沽湖,到高黎贡山与当打力卡雪山之间的独龙江峡谷,到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的金沙江虎跳峡,到迪庆高原的碧塔海和小中甸林区,到大理点苍山、宾川鸡足山、剑川石宝山、丽江云杉坪等山川村寨、边防哨卡访问,甚至可以说我比谁都要了解冯牧那些情深意美的有关云南的散文创作过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接过话筒,未作更多思索便随心谈了



1993年4月下旬,冯牧74岁高龄仍乘机从北京飞到昆明,然后又乘车两天穿越崇山峻岭抵达峡谷中的澜沧江漫湾电站建设工地,再用7天时间深入生活,访问众多劳动者,写出的报告文学《澜沧江上的小太阳》发表于1993年7月15日《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照片为冯牧(中)、张昆华(右)、电站工人(左)在澜沧江上的合影。

起来:“冯牧是用他艰难跋涉和亲历险境,是用他珍贵生命和真挚感情去抒写澜沧江的。诗人袁水拍、画家黄永玉在读过他的这篇散文之后,就决意要去澜沧江,并且也是依循着冯牧的《沿着澜沧江的激流》,由西双版纳允景洪到橄榄坝的这段航程。游罢回京,他俩几乎是用同样的腔调对冯牧说:‘哎呀,上当上当。怎么没看到你所描绘的那么精彩的风光……’冯牧微笑着反问:‘你们是怎么去的呢?’他俩都说是乘大型机动江轮去的。冯牧有些得意地说:‘可我是乘傣家船夫划的小木船去的呀!’据我所知,这也不怪诗人和画家。是由于他俩职位高名声响,当地的有关部门不让他们在惊涛骇浪中乘小船去冒险,因而才乘居高临下的机动江轮,视觉和感觉就有些不同了,因此也就没有冯牧获得的独特体验;而冯牧是把自己的生命和澜沧江的生命融为一体的,是以普通的边防战士和平民作家的身心与傣家船夫及其小船共心跳共脉搏的……”

我的赏析当然是粗浅的。但冯牧当即便给我很高的评价:“昆华的分析甚至比我的散文还生动!”

这又是他的谦虚,但他的话又是当着10多位各省的著名作家所说的,我也只得如实道来。在我国经济、政治生活都处于十分艰难困苦的年代初期,冯牧以虚弱多病之躯到云南来,去边疆跋山涉水,不但写了豪迈壮丽的《沿着澜沧江的激流》,还写了灵秀飘逸的《澜沧江边的蝴蝶会》,成为当时沉闷文坛的美谈。后者刊发于《人民日报》,之后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和各种佳作精选本以及辞典,他的一篇篇散文以其昂扬的风格和优雅审美情趣,影响了一代代青年读者与作者。

1994年9月组建的中国作家代表团那次虽然没有实地到达澜沧江访问,但作家们跟着冯牧的散文行走,仿佛也置身于澜沧江的激流。

一路上,无论是乘车,走路,闲谈,开会,冯牧如数家珍地给来自东北和华北的

作家们讲述云南的名山大川,介绍多种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多姿多彩、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简直使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云南人对云南的知识显得相形见绌。为此我尊敬地给冯牧起了个雅号:冯霞客。大家都一致赞成。冯牧可以说是当代当之无愧的徐霞客。他能随口背出徐霞客对滇池之滨的石城、对大理苍山的清碧溪、对鸡足山上的静闻和尚墓地等等的描述原文。他像徐霞客那样对云南的这片天地和天地之间的各民族群众满怀挚爱之情。

再说澜沧江吧。冯牧的那篇《沿着澜沧江的激流》写的是西双版纳最特色的我国境内最后一段澜沧江流程,出了橄榄坝便是被东南亚各国称为湄公河的国际河流了。冯牧与澜沧江的缘分,绝不仅仅是那江滩跌宕、惊涛澎湃的下游和江边那艳丽如花的蝴蝶会,他还有着一次澜沧江中游的十分动情的访问。那是他从1954年率领云南军旅作家群横跨澜沧江之时就萌生的一个关于“澜沧江上小太阳”的水变电的美梦的追寻和实现。冯牧访问澜沧江,写作《沿着澜沧江的激流》,是1961年春天,西双版纳傣族群众欢度泼水节期间。1973年春天,他又被滇南驻军的老战友老首长请来躲避“文革”劫难,再次去红河、澜沧江访问。冯牧与澜沧江的感情是长久而深沉的。只要一提起澜沧江,他的笑容就会像浪花一样绽放。相隔20年后,也就是1993年4月下旬,当澜沧江漫湾水电站施工单位通过我邀请冯牧去参观访问时,在电话中他毫无半秒钟的犹豫便欣然答应了。他喜孜孜地对我说,多年前,张光年曾将他誉为“候鸟”,这候鸟一听到云南、澜沧江,便想南飞了。果然,几天后冯牧从寒冷的北京的早春天气飞到温暖的百花盛开的昆明,步出机场,他边走边告诉我:怪啦,只要双脚一踏上云南的土地,就觉得两腿来了劲,呼吸畅快,浑身的疼痛就抖落了。尽管昨晚为赶写《关肃霜传》的序言,一直到凌晨3点钟才稍微休息了一会……

第二天一早,仍按原定的日期行程从昆明出发,当我们乘车驰过南诏古国的故地,不断向上攀越哀牢山和无量山的一道道横断山脉时,车厢里恰好播放起冯牧青年时代就在延安宝塔山下的窑洞前唱过的抗日战争歌曲《延水谣》,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这哪像74岁高龄的老人呢?由昆明经楚雄、南华、云县、弥渡、景东到达澜沧江漫湾电站工地,经过两天来500多公里的山间行程,应该说已是疲惫不堪的了。但当他看到那正在层层加高的宏伟的拦江大坝,看到那泄洪口的激流跃上蓝天而撒出万千条彩虹时,便立即兴奋地投入了施工现场采访。他时而踏上耸入云天的坝顶,时而钻进沉闷昏暗的坝体内的厂房,时而抚摸着钉牢了边坡塌方的锚钉,时而又向总工程师请教技术问题……整整7天的时间,冯牧在澜沧江两岸和澜沧江激流上,访问过从管理局长贺恭到普通工人百多位第一线工程建设的劳动者,足迹踏遍了高山河谷、坝体内外。我曾听到一些职工指着冯牧上工地时必戴的那顶橘黄色安全帽,纷纷议论着:“看,那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那就是中学语文课本上的《澜沧江边的蝴蝶会》的著名作家,这回肯定又要写我们漫湾电站的什么啦……”

果然,冯牧从云南回到北京不久,1993年7月15日《人民日报》便以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的报告文学《澜沧江上的小太阳——漫湾水电站散记》。几天后,这张《人民日报》在漫湾电站建设者的手中传来传去,成为读者最多的一张报纸而留下了重重叠叠的手印。事后一位友人告诉我:当一位老工人在澜沧江边就着这篇文章,读到最后一句:“我想,我应当把自己发自内心的赞颂,奉献给澜沧江上的光明使者——英雄的漫湾人”时,眼里流出了闪烁着电光的泪珠……

岁月虽然在流逝,但历史却记载着这样的事实:当漫湾电站于1993年6月30日第一台机组首次发电到6台机组已全部建成并如设计那样发电容量达到150万千瓦而胜利竣工之后,其中大多数职工已转移到漫湾下游的大朝山电站去为另一个小太阳的放射光明而日夜奋战不息,他们一定会想起1993年春天,冯牧离开漫湾时说过的那句话:“你们再来下一个电站工地大朝山看你们,写你们,因为我们共同有一种澜沧江情结……”

但是,我想轻声地沉痛地告诉澜沧江上的人们:冯牧先生,他再也来不成了……1995年9月20日上午,当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金黄色白杨树叶在秋风中呜咽着飘落的时候,冯牧的同志们、亲友们,正举行着他的遗体最后告别的仪式。哀乐将他送到烈火之中,他将化为一朵彩云,在他的第一故乡云南、第二故乡延安、第三故乡云南,来来回回地飘来飘去,当然他肯定要重来访问他写过多篇散文的澜沧江的激流……

选自散文集《冰心的木香花》(文汇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本文略有改动。

榨菜是一种加工性能特强的蔬菜。武陵山腹地酉水河一带的土家人,习惯将新鲜榨菜腌制成咸菜再食用。如今超市里常见的重庆可口脆榨菜、涪陵榨菜丝等小袋包装食品,就是在这种传统工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上世纪70年代,地处湘鄂川交界的湖北省来凤县,其榨菜加工还停留在纯手工状态,加工的第一道工序——剥榨菜皮,需要大量简单重复的廉价劳力,当时有许多小学生也常参与这种劳动,我便是其中之一。

那时我们家住在母亲工作单位——县百纺公司大院内。家长们并没有强迫自家小孩劳动挣钱,但孩子们到了假期就想着要做点活儿,赚点零用钱,以便多看几场电影。那时看一集彩色宽银幕影片需要两角钱,相当于母亲单位食堂一人一天的伙食费,是比较“奢侈”的消遣,长辈是不会随便给钱让孩子看电影的。

记得小学一年级的一个寒假,我跟着大院里几个年龄稍大的女孩去学剥榨菜。大院背后就是县蔬菜公司的仓库,剥榨菜的地方就在那里。一条长10米、宽约一米的木制柜台,将偌大的仓库一分为二,柜台是发榨菜的与剥榨菜的两种不同身份的人的分界线,发榨菜的在柜台里面,剥榨菜的只能在柜台外面,这是规矩,不可逾越。

柜台里面堆放着许多等待剥皮的新鲜榨菜,它们由发榨菜的师傅用铁铲撮入背篓里过磅,再置于柜台上,等剥榨菜的人缴纳押金后,再背到柜台外面的空地上,一个一个地被剥干净。

我们早早地起床,带上背篓、小刀、小凳子等劳动工具,来到目的地,每两人自由编成一组,其中一人得背着背篓去排队登记交押金,领取榨菜和餐条,另一人则要在柜台外面抢占剥榨菜的位置,行动稍有迟缓,就只能到寒风凛凛的仓库门口去剥榨菜。我们领取的榨菜必须当天剥完,不然押金和工钱都领不到手了。

柜台外面的我们,将榨菜领到手后,就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拿出小刀,逐个剥去榨菜皮。剥榨菜皮很讲究方法,需用小刀小心地把菜头的粗皮老筋去掉,但又不能伤及下部的青皮和里层的菜肉。因榨菜呈瘤状,凹凸不平,剥皮时,自然要费一番周折。如不小心,剥多了青皮和菜肉,造成浪费,按是要扣去少量工钱的。不过,师傅对我们几个小孩很是仁慈,一般不会扣钱。

我们将剥干净的榨菜用领来的篾条穿成串,整齐地摆放在地上,等待师傅验货,如果师傅在榨菜串上画了红记号,就表示验收合格,可以领取押金和工钱,也可以再去领取榨菜继续干活儿。

师傅手中的红笔,对于我们剥榨菜的小孩来说,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我一边剥着榨菜一边想着要是自己有这么一支红笔该多好。公司验收完这些榨菜后,直接将去皮的榨菜串挂在木杆上晾晒、脱水,再用盐、花椒等调料腌制加工成咸菜。

因为同去的伴儿都比我大两三岁,手脚麻利些,皮剥得合乎标准,一天下来每个人可以剥到20多斤,能分成七八角的工钱。我干活不得要领,剥得又慢又不干净,她们担心我剥的榨菜不合格,拖后腿,就叫一个性格好的田恬姐和我一组。我们坐在一起剥着榨菜,只见那些拳头大小的榨菜到了田恬姐的手中变得很乖,转一个圈,头部的老筋一丝不剩,白白嫩嫩的菜肉和下部的青皮完好无损。可榨菜到了我的手中却很顽劣,总让我的小刀达不到准确的位置,一会儿深了,伤到菜肉,一会儿浅了,筋未去净。

我走到田恬姐身旁,仔细看她手中的榨菜是否有什么两样。田恬姐笑着说:“小妹,你别着急,手头活儿,功多利熟,你多剥两天,自然就快了!”她一边小心地剥着自己手中的榨菜,一边还时不时地放下手里活儿,检查我的功夫,发现没剥好的,她会再用她的小刀,将榨菜挑得没有一丝筋后,才穿在篾条上面,还教我如何使用巧力,剥下菜头上那些紧贴着菜肉的老筋。

仓库空间很高,门又是敞开着,寒风就对着我们吹,手冻得不听使唤,实在太冷,我们就站起来,跺跺脚,搓搓手,哈一口气,再回到小凳子上继续干活。发榨菜的师傅,还兼任验收的任务。对我们所干的活儿检查得很仔细,只要在去皮的榨菜上发现一丝筋,就会要求重剥干净。要想师傅在榨菜串上画上红标记,还真不容易。每遇师傅验收,我总是躲在田恬姐的后面,盼望着师傅快点画红杠杠。

我常常返工,因此进展很慢。

第一天,我们这组只剥得半背篓,挣得4角钱,第二天慢慢地剥得快了,工钱涨到6角。第三天,我们发现大院里的另外两个姐姐,径直坐在柜台里面剥榨菜,剥完成串就画上了红标记。

不用排队领取榨菜,不用费力抢占剥菜的地盘,更不用排队等待验收。原来,那个发榨菜的师傅是她们的远方舅舅。我们艳羡极了,好期盼我们也有亲戚在公司,也同样能在柜台里面剥榨菜,每天至少可多挣4角钱,多看好几场电影。

第一次领取工钱的那天晚上,我和田恬姐立马去电影院看了一场样板戏电影《红灯记》。坐在舒适的影院里,听铁梅唱着“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却原来,我是风里生雨里长……”突然发现小铁梅独辫子上的头绳红得好眼熟,想了好一阵:哦!那头绳的红与白天榨菜串的标记红,不是一样的红吗!

剥榨菜

姚健(土家族)

广告

《流浪地球》观影有奖征联大赛启事

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成为己亥春节地球人普遍的热议话题,收获了口碑与票房,为中国科幻电影打下良好的基础,是中国科幻电影一个新的开端。刘慈欣作为中国科幻小说代表作家之一,自幼生长在山西阳泉这片沃土,在这片热土上,他创作了《三体》三部曲等大量优秀科幻文学作品。为了使《流浪地球》在新时代带来的希望之种进一步生根发芽,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现面向全国征集《流浪地球》观影楹联作品。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阳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刘慈欣创作工作室、阳泉市楹联艺术家协会
协办单位:阳泉市作家协会

二、征联对象:全国楹联作家、学者和广大楹联爱好者。

三、征稿主题:本次活动主题为电影《流浪地球》的观影感想,内容要求健康积极向上。

四、征稿时间: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4月30日

五、征稿要求:
1.投稿作品必须符合《联律通则》,联语单边

字数在11字内为宜。
2.应征作品须为作者独立原创,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不得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作品提供者承担。
3.每位作者最多可投5副,本次征集为一次性投稿,不接受复投。
4.请参赛作品在投稿的文档中提供真实有效的详细通讯信息: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编。
5.参赛选手限评1副获奖作品。
6.主办方对所有参赛作品共享版权,可刊登、出版,在有关媒体上展示、宣传或用于有关公益活动。
7.本次活动不收取参赛费,不退稿,只发评奖奖金,不支付稿酬。
六、作品评审:本次征联将邀请我国楹联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评选,评委会对参赛作品,严格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初评、复评、终评。
七、奖项设置:本次大赛设一等奖1名,奖金5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3000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1000元。优秀奖15名,奖金各500元。
八、征稿方式:本次大赛接收纸质稿件、电子稿件。参赛作品纸质稿件请寄至:山西省阳泉市南大街534号晋东大厦五层。参赛作品电子稿件请发送至电子邮箱:lldqslsdszwh@163.com/yqswlcys@126.com。

联系电话:0353-2296979 0353-2296595
联系人:赵女士(15333035919)
何先生(13903538438)

九、其他说明:
本次活动获奖名单、获奖作品将于2019年5月在有关主流媒体发布。请参赛者及时关注阳泉市文联网(<http://www.yqwl.org.cn>)、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http://kfj.yq.gov.cn>)、阳泉市文联微信公众号(yqswlw2016)、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微信公众号(yq_kfj)了解大赛情况。主办方将于2019年5月在刘慈欣创作工作室所在地——山西省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柱公园举行颁奖典礼。

《流浪地球》观影全国有奖征联大赛组委会诚挚邀请有关作者到山西阳泉参观采风。

阳泉市文联
阳泉市作家协会
阳泉市楹联艺术家协会
阳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刘慈欣创作工作室

《流浪地球》观影全国有奖征联大赛组委会
2019年3月13日

中篇小说	穿越浓云雨雾	周鸣
	红玫	柳金虎
短篇小说	守墓人	石钟山
	银着金边的乌云	刘起伦
散文	梳理父亲	乔永生
	莫言没有离开魏公村	叶宏奇
	回望青春	王培静
诗	做一天男人撞一天铁	马萧萧
	再写罗炳辉	陈衍强
	我对大海一无所知	慕白
	唐娘舍命所	尹坚
	午夜航班	郑茂明
文艺评论	我们从哪里再出发	吴平安
新时代强军报告	大国底牌	陈海军/薛冰坚/牛杰
国内邮发代号:2-247 每期定价:9.80元 全年定价:117.6元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28号 订约电话:010-66801180	

家国情怀 / 英雄梦想 / 热血文字

二〇一九年四月要目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
2019年第四期 邮发代号:82-106
第一时间畅读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佳作

长夜行……………常小琥
知白者说……………潘军
会见日……………曹军庆
司徒的鬼魂……………凌岚
鸭镇疑云……………曹岚
画魂……………计文君
扎非魔箱……………陈九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12期定价180.00元,且每期随刊赠送精美刊物。本刊2019年杂志订阅可订阅,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社(<http://www.zazhijiu.com>)订购或购买本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82-106。国外邮发代号:M1780。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